

莊永康 編著

新加坡華社研究



莊永康 2000



安祥山 (杨莉莉 摄)

新加坡华社指的是什么，虽难说清，但是身在其中的人，却多少都有共识。

本书诸篇，列举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华校、华文媒体、华语运动、中医等等，莫不是华社重镇，以及华社所共同关心的课题。

定义虽然仍然未明，但全书条理分明，自成体系。

新加坡华社是什么，答案就在书中了。

——南大传播学院院长 郭惟羽

ISBN 981-04-6381-2



9 789810 463816 >

新加坡华文新闻业基金·李氏基金赞助编研

新加坡华社研究

作 者 莊永康
封面题字 蔡逸溪
水 墨 画 《安祥山》蔡逸溪

出 版 社 BPL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总 经 销 B P L (S) PTE. LTD.
地 址 35, TANNERY ROAD #05-04, TANNERY BLOCK
ROBY INDUSTRIAL COMPLEX SINGAPORE 347740
电 话 (65) 6749 3651
传 真 (65) 6749 3696
电 邮 contact@bpl.com.sg
网 址 www.bpl.com.sg
印 刷 中国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981-04-6381-2 (精装版)
定 价 S\$23.00
出版日期 2002 年 6 月 初版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本书如有缺面，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出版社更换。

新加坡華社研究

莊永康 編著

BPL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郭 序

本书作者开宗明义就点出：“新加坡华社是个定义不清族群”。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本分析当前新加坡华社的专著出现。而莊永康兄却不畏艰难，选这棘手课题作文章，并撰写成书，其迎接挑战的毅力，可敬可佩。

新加坡华社指的是什么，虽难说清，但是身在其中的人，却多少都有共识。本书诸篇，列举中华总商会、宗乡会馆、华校、华文媒体、华语运动、中医等等，莫不是华社重镇，以及华社所共同关心的课题。定义虽然仍然未明，但全书条理分明，自成体系。新加坡华社是什么，答案就在书中了。

永康兄出身双语并重的公教中学，随后毕业于六十年代华文堡垒南洋大学，目前任职《联合早报》，负责评论。每周一篇“星期话题”，针砭分析时事，为士林所重。他可说是华社中坚，正是研究新加坡华社的适当人选。

不过，身在华社，而要分析华社，难免有身在山中，见树不见林之弊。

所幸者，永康虽然出身华社，身在华社，却有着超越华社的宏观视野。这是因为他不但是老南大毕业生，同时也曾就读前新加坡大学，而且还曾负履英伦，获西敏寺大学硕士学位。在任职联合早报前，曾在英国广播公司和新加坡海峡时报服务多年，积累了宝贵经验。

正因他精通双语，能优游出入中西两种文化，乃可凭借内视内省的洞察力，和客观超然的立场，对这定义不清的族群进行剖析。这，不但是他的兴趣，也是他的责任。

永康兄在南大传播学院兼任教职多年，本书也包涵了他讲学教材，又收录多篇本院学生的作业，对我而言，这本书就更有深一层的感情和意义了。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

纪 序

《新加坡华社研究》一书的问世是令人欣慰的。它涵盖了一些影响新加坡华社最重要的议题，所描绘的景象生动有趣，是有关新加坡当代华社研究的罕见成果。

本书编著者莊永康先生以其精辟深入的社评文章，及在多项领域上的专精表现，备受各界推崇。除了为新加坡《联合早报》每周时事专栏撰稿外，莊先生也是一位活跃的影评家，同时在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兼任副教授。曾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任职长达五年的经历，也使他得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多元性及国际议题，成为本地新闻从业员中的佼佼者。

本书也收集了他在南大传播学院中文写作班高徒的作品。这些“附属”的篇章包含了莊先生在课堂上所探讨过的议题，它们在写作风格、调查方法、分析的深度及角度上都有所不同，相映成趣。

莊先生对新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谆谆善诱实在值得庆贺，更难得的是，莊先生还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本有关新加坡华社的重要作品上发表心得。

本书不但可供关心新加坡华社的读者阅读，也可供本地大专学府研读新闻学、社会学与华人研究课程的师生作为重要的参考读物。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本书为他们提供了对新加坡华社时事变迁及时而深入的分析。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密集的社会。但许多以英文写作的社会科学学者并没有特别注重分析及报导影响新加坡华社组织、教育、语文、媒体、文化及族群认同的各种变项，而其实这些都是新加坡华裔社群仍然关心的议题。

我希望在本书发表作品的学生们，毕业后仍能坚守岗位，在新闻领域上大展拳脚。他们在本区域内最顶尖的传播学府接受训练，更有幸能获得诸如莊先生等教授们的经验传承。凭着优越的华文能力，以及对华社议题的兴趣，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必能更敏锐地观察与报导国内外的千变万化，而这些变化

正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新加坡社会的发展。

在此，我要祝贺莊先生及他的学生们！《新加坡华社研究》的付梓，显示了他们辉煌的成就。

紀寶坤

华裔馆馆长

自序

写这本书的冲动，首先来自一种敬业乐业的心态。书中的文章衍生于作者在大学中的讲义，本书同时也收集了课堂上六位大学生苦拼出来的作业。大学本是象牙塔，但同学们接触社会的热忱却是可嘉的。

作者从事新闻业大半辈子，近年也受邀到南洋理工大学，在传播学院兼课。其中一个课程，便是这门“新加坡华社研究”。

设计这个课程，主要因为大学里面绝大部分的科目都是用英文上的。让同学选修这个华文科目，一方面是锻炼用方块字来采访写作，另一方面自然也研究华社课题，与社会分忧，带点薪传的味道。

把讲义写成单行本，狭隘的理由无非就是为了创造一本教科书。广义而言，我想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感兴趣的，应该还有很多读者，不仅限于选修课程的大学生。因而不自量力，贡献一得之愚。

这本当然不是唯一研究新加坡社会的书。举个例来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新加坡论”之类的著作便不计其数。这些书，有的是专家之言，有的则通过“想当然耳”，提出一厢情愿的看法。本书的出发点，与各家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中国对新加坡这个“小红点”产生浓厚兴趣，可说是从已故领袖邓小平的谈话开始的。他在1978年到访新加坡，对这里的城市建设、社会秩序、政府组屋计划、花园城市的概念、社会整体面貌十分推崇。

他认为新加坡的制度有许多地方中国可以借鉴，同时也歉称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历史遗下问题非常复杂，因而十分羡慕新加坡的条件，高度赞赏新加坡政府及领导人的效率与眼光。

在这样的影响底下，大多数中文著作的“新加坡论”可说

都在业务考察之后，搜集了有关资料写成的专书，探讨的议题也多以行政、经贸、海港运输等为主。

本书虽称为“研究”，但志在反映的，却着重于新加坡华社的一些历史渊源和民间感受。书中的微妙之处，恐怕是需要新加坡土生土长，经过长期观察的一名作者，才能说得上来的。为求向读者多介绍新加坡华社各个层面，本书也列入各种“课外”资料。

这里附录的作品，是由选修华社课程的六位三年级同学，针对个别议题，采访综合写成。在一个13周的学期中，同学们其实每人完成作业两篇。书中选刊的，是与本书内容较能呼应的一篇。从同学们的作业中，读者也可以窥见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想法，“老师”只是授业解惑，真相如何确要靠求学者本身去探索。

当然，本书虽经过一番探讨考究，并尽量保持客观平衡，但毕竟是一家之言。作者任职新加坡《联合早报》，担任评论员多年，自然知道言论文章引起争议是在所难免的。不嫌罗嗦，仍在这里赘言几句：本书意在抛砖引玉，任何指正与批评，作者无任欢迎。

编著者
莊永康

新加坡华社研究

目 录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序	i
新加坡华裔馆馆长纪宝坤教授序	ii
自 序	iv
第一章 绪论	1
新加坡华社是个定义不清的族群，理论上所有本地华人都属华社，是个“大多数”，但实际上不尽然。	
第二章 中华总商会	10
从争取公民权到保护中小型企业利益，总商会瞻望百年大寿的到来。	
附：《中华总商会与中小型企业》（潘妍频作）	
第三章 宗乡会馆	22
血缘、乡缘、业缘的凝聚，今天逐渐淡薄，会馆的何去何从引人深思。	
第四章 华文教育	31
从华校、华校生、南洋大学，到特选学校，母语教育需要政治认同吗？	
附：《挽救华文教师荒》（李念慈作）	
第五章 华语运动	44
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然而，语到用时方恨少。	
附：《华语运动能否重拾华族文化？》（黄伟敬作）	

第六章	寻根之辩.....	55
	失语是否等于失根？华人寻根到底为了什么？	
	附：《到华裔馆“寻根”》（施彤韵作）	
第七章	华文媒体.....	67
	华语影视后市看起，华文报业则仍须为读者群筹谋。	
	附：《语文与报章》（庄永康作）	
第八章	搭中国顺风车.....	78
	赴华经商，新加坡人赚少亏多，到底是文化差距，还是体制不同？	
第九章	中医专业化.....	86
	本地中医“被歧视”之辩，剖析专业化为何遇上“饭碗”问题。	
第十章	华人古迹.....	91
	古迹要活得像古迹，重要的是须保留精神与尊严。	
	附：《同济医院活得像古迹吗？》（施丽圆作）	
第十一章	风雨牛车水.....	101
	最早的华人社区，在电影人和旅游业者眼中却另有看法。	
第十二章	华人与文艺.....	110
	南洋画派是新加坡最久恒的艺术品牌，华社其实不缺文艺气息。	
	附：《新谣旧事话从头》（陈秋华作）	
第十三章	中元节.....	124
	仍然流传于新加坡与台湾的民间节日，兼具迷信、宗教与社会元素。	
第十四章	他山之石.....	135
	本书作者访问到来讲学的名家刘再复，点评上下古今，意在探索。	
后记	一张新织锦铺向未来.....	146



天福宫大门

上世纪的天福宫



大约创立于1860年的天福宫，是新加坡华人最早的庙宇之一，也是华人结社的源始。修复后的天福宫，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表扬奖，成为国际重点文化遗产。(黄素奎摄，小图为宗乡总会历史图片)

新加坡华社是个定义不清的族群，理论上所有本地华人都属华社，是个“大多数”，但实际上不尽然。

第一章

绪 论

虽因新闻采访的关系，同新加坡华社打了多年交道，但认真思考这里的“华人社会”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却是2000年某天，应邀到一个公共机构介绍华社的时候。

听讲的是政府新聘的一批公务员，都是学有所成的精英之辈，主要应用语文是英文。我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以形象的方式，把一个他们并不太熟悉的概念——Chinese Community说清楚。

当时身边有一本新加坡华裔馆1998年出版的《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书中有张彩照吸引了我，于是便把它印制成我第一张讲解胶片。这张照片看来取自本地报章，拍摄时间是在一年的年初，圣诞节刚过而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照片描绘的是新加坡某个购物区的换季情形：百货商场为了吸引顾客，不惜工本在门前张灯结彩，装饰一番。此处装饰的主题，是用化学胶做成的巨型塑像。由照片看来，原本摆在门前的这尊塑像是个圣诞老人，但佳节已过，又为了迎接“华人新年”，塑像于是换成老百姓喜见乐闻的财神爷。

这幅景象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塑像的头部已经换上美髯垂胸的财神，但圣诞老人红彤彤的衣袍还未卸下来。华人



换季了！摄于耶诞过去、春节来临之际的一张新闻照，形象地隐喻着新加坡华社的某些面貌，惹人深思。（教学胶片）

头，洋佬身，无疑有点怪诞的味道。讲座上，幻灯一打出来，虽然是复制成黑白的，但听讲者一阵哄堂。

不知这算不算创意讲解法，本人斗胆这么做，当然不是在讥笑华社，也不是为了逗乐年轻的精英，而是想藉此说明，新加坡华社确是个模糊不清的、有时也带有暧昧的概念。另外还有一点：华社的面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的！

新加坡华社如果有个样貌，它也将是笔墨所难以形容，接触越久，你就越能体会到它的复杂性。不错，华社当然是由华人组成的，但“华人”的定义又是什么？新加坡的每个华人，是否有把握说出自己到底有多少“巴仙”（百分比）是纯华人？然则，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应该坚持着“一百巴仙”华人的属性？

我在讲演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目的不是劝请大家去逃避它，而是在提醒大家，新加坡华社是个值得细心剖解的群体，不是一般想象中的简单。外国人通常把新加坡称为一个“华人国家”，或者把早期华人群居的牛车水叫做“唐人街”或“中国城”（Chinatown），都无疑过于简约化。牛车水怎么会是 Chinatown？要是按照华人遍居全国各地的情况来说，整个新加坡都是 Chinatown 啊！

全球独一无二的华社

吊诡出现的原因，恐怕在于新加坡华社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华社。要是你翻开华裔馆的《华人百科》，拿新加坡和世界各地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现实。

从人口结构来说，新加坡各族人民中确以华人占大多数，因此新加坡的华社跟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社，或伦敦、利物浦、纽约、旧金山，甚或温哥华、多伦多的唐人街，都有着基本上的差别。这里华人比例高，外人的一般印象，也总以为新加坡是“华人国家”，或新加坡社会是“华人社会”。

根据 1999 年的普查，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占 77.7%；马来族 14.1%；印族 7.1%，还有“其他”。所谓的“其他，一般是指欧亚混血儿和少数族群。这里请大家注意的是，新加坡少数

族群中的个人并不乏出色的表现，尤其在金融、外交等范畴，曾作出不小的贡献。曾经担任新加坡首席部长，后来也成为共和国驻法国大使的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便属于少之又少的犹太人族群。

又比如，前苏联有个加盟共和国叫亚美尼亚（Armenia），世界上的亚族人大抵都住在那里。然而，新加坡却有条亚美尼亚街，街上有间亚美尼亚教堂，显示这个族群在岛国上留下的印记。新加坡民族传统之“多元”，由此也可见一斑。

是的，新加坡是中、港、台“大中华文化圈”之外，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一个社会。但是与中港台比较，新加坡社会却没有前者的“划一性”（homogeneous）。在中国大陆，非汉族人口占全国的7%；在台湾，土著人口仅是2%。在香港，外来的非华人所占比例也是2%而已，来港不久之后，大家也都说上广东话。

新加坡社会一如上述，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的社会。为了政治上的稳定，政府强调“须继续保持种族的比例”。然而，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状况，是19世纪初英国人到此开辟殖民地，为了城市建设而大量引进华人劳工时便已成定局。一些别有居心者把新加坡说成是“第三中国”或“中国的第五纵队”，当然是毫无根据的。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学者王赓武教授曾在1989年的研究中，把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人分为好几种类型。其中一批华人与到来殖民的英国人或荷兰人关系比较密切，另一些华人则与当地的马来人或泰国人为伴，有的甚至通婚。再者则是新近从中国南来的“新客”（sinkeh）。直到今天，新加坡还在迎接新移



舞狮的华人习俗，给新加坡的春节增添欢乐色彩。采“蟹青”既考验舞者的机灵，同时也生趣盎然。（《新明日报》曾美玲摄）

民。华人有着不同社会联系，产生了认同上的、利益上的矛盾，其实亦在所难免。

新加坡华人里面的语言结构也颇复杂。一项统计指出，新加坡华人中有五分之一把英语视作母语，或是日常生活中唯一的应用语言。由于英语的广泛使用，新加坡也往往被认为是本地区最“西化”的国家。这一来，新加坡要是有一个“华社”的话，定义其实是相当模糊的。

根据松散的概念，新加坡华社（Chinese Community）往往被界定为“说华人语言”的族群（Chinese-speaking Community）。华人语言指的是华语和方言，也就是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等。自1979年以来，新加坡每年举办“说华语运动”，也带来一些社会改变。运动或许并未完全达到原定目标，但由于时日长久，倒也让此间说华语的人口增加，成为华人凝聚的有利因素之一。

概念在于本是同根生

社会学家和大众媒体有意无意地把若干社群组织视为华社的一部分，《联合早报》上甚至特辟“团缘”的一版，专门采访华社消息。这些团体组织，我们或可归纳为：

一、中华总商会与许多中小型企业；二、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现存的宗乡团体；三、由过去华文教育遗留下来的华校校友、南洋大学校友，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校友会；四、华人媒体，如华文报章、华语电视与广播电台；五、钻研华文文学或中华文化的团体，如文艺研究会、书画社、华乐团；六、武术总会与华人武术馆、舞龙舞狮的团体等。

以上定义无疑也仍然相当松散，要问为何这些团体与个人属于“华社”，答案恐怕只有“本是同根生”这么一种诗意的表达而已。另外，“华社”的一大特质出于它的草根色彩，这导致某类组织，例如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桥梁的半官方组织人民协会，虽然在定义上并不属于华社，但却带有不少的华社影子。

新加坡社会基本上是个移民社会，这形成了它的不稳定特